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賜王及免其罪王及免其罪有和親有和親北湖北湖盛名盛名發其機發其機聖聖都聖聖都聖聖都

宋紀一百五十八

起彌周單闕正月肅曆維大荒落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開禧三年

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

春正月丁丑朔兩淮宣撫使

邱密罷已卯命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

有和意密上疏請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

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以巖代

密李壁力爭言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今天下獨有

一邱密耶

（致異）邱密之罷宋史韓侂胄傳誤倫四年今從宋史全文及兩朝綱目備考改正

金完顏匡進攻襄陽先是匡進所掠女子百人金主方喜於吳曦之降賜匡詔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畧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欲力爲多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彼恃漢水以爲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助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得詔遂進師旋遣完顏福海敗宋援兵於白石峪 戊寅金敕宰臣舉材幹官 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癸未金人破階州 乙酉金贈故壽州軍士魏全官賜錢百萬初李

夷聞壽州刺史徒單曦募人往斫營全在選中爲爽兵
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
宋主爽乃殺之 戊子金主召完顏綱赴中都旋以爲
陝西宣撫副使還軍中 辛卯吳曦招通判興元府權
大安軍事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死 甲午吳曦遣將
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
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
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又遣董鎮至成都治宮
殿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
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

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吳玠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于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瞽其目李道傳

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吳曦所遣使郭澄等將歸

蜀金主諭之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

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已委完顏

綱移文計議旋以同知臨洮府事珠赫呼果勒齊舊作木虎

高琪爲曦封冊使諭之曰卿以邇而宣力加之讀書蜀

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 金布薩舊作侯儼

今揆有疾丙申命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

以代之 金主旣殺其叔永蹈永中久頗悔之嘗以密札賜張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于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裔備禮改葬卿可詳閱故事以聞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并草詔以進時永中已改葬二月丁巳金主命復鎬王永中鄭王永蹈裔謚永中曰厲其子瑜等仍禁錮以周王永濟子璨爲鄭王後 己未程松罷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常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道獻

書于輔曰世道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孝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遠近失望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

叛民也輔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勸舉義兵而世道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去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乃請于朝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庚申以旱詔決繫囚癸亥金主如建春宮丙寅還宮丁卯罷江浙荆湖福建招軍戊辰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布薩揆卒于下蔡尋歸金主親臨奠謚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

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用 金完顏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閭崇浩至汴庚午引師還 辛未調兩淮被兵諸州租賦 癸酉金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 監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淡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至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

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
舉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
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已一變復生欲立長史安
丙以主事使坤辰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
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率
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
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
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

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前執之刃中曦
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卽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
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
盡收曦黨殺之祇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
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僂宜賞功狀上疏自劾
待罪函曦首及遵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於朝
曦僭立凡四十一日

攷異程史云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第鼓競奏曦方

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決薛氏通鑑載之論者議其乖史體按東南紀聞亦載此事然究屬述異之詞耳今不取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

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
云安丙必能討賊侂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
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
至舉朝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
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裔遷曦祖璘子孫出
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 金珠赫呀果勒齊未至
蜀而吳曦已誅金主聞之意殊沮遣使責完顏綱曰曦
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旣不據關
復撤兵使安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 三月丁丑斬
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 庚子以楊輔爲四

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 金以完顏匡爲
左副元帥 壬寅四川宣諭使程松落職筠州安置尋
徙澧州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
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
爲後患丙從之好義進兵次于猷頭嶺會忠義及民兵
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州金將完顏欽遁去
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
於是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
忠銳復大散關金鞏州鈐轄完顏阿實戰死金主命完
顏綱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好義進趨秦州軍聲大振

內心忌之

致異宋史本紀倫壬辰與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庚

子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四月癸丑四川忠義人復大

州今參合書之夏四月丙辰金以赫舍哩子仁爲右副元帥

已未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

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白蕭山丞召

赴行在命以使事信孺曰聞數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以何詞荅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丁卯

召楊輔還以吳玠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

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倫佐郎楊簡言輔

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戊辰以資政殿學士

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爲沔州以李好義爲

副都統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仍官其子一人 癸酉

金人復破大散關安丙素惡孫忠銳至是大散關失守

丙檄忠銳還欲殺之先命楊巨源偕李邦寧以沔兵二

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

殺之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致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巨源擅殺孫忠銳於鳳州案忠銳未嘗附偽巨源未嘗擅殺皆安丙誣善之詞也倘要據當日案牘多爲安丙迴護今

從宋史 五月戊寅詔吳曦黨李紳之等十六人除

名編管兩廣及湖南諸州 己卯金主幸東園射柳

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戊戌復以楊輔爲四川制置

使召吳玠還

玠黑宋史本紀不書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李好義攻秦州

玠

金史倫李孝義今從宋史

圍阜角堡金都統珠呼赫果勒齊以兵赴

之好義列陳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徑前搏戰果勒齊禦之南師陽卻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還而結陳好義麾眾復至凡五戰南師陳益堅果勒齊患之分騎爲二輪番出戰久之潛遣兵自山馳下合擊南師陳動士卒多死好義乃解圍去是月金放宮女二十人六月乙巳朔金詔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親王舉通錢穀一人不舉者罰舉不當者論如律已酉金以山東多盜制同黨能自殺捕者官賞有差

戊午金以烏庫哩諒爲元帥左監軍完顏薩喇爲元帥

左都監 已未李好義遇毒死時吳曦舊將王喜遣其

黨劉昌國赴西和州聽好義節制好義與之醕酢歡飲

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昌國遁去旣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

都統制旣而昌國疽發死致異宋史李好義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

守故疆不得侵越本紀云辛丑李好義襲秦州敗還益

本紀據安丙奏疏傳則畧本於當時私傳也今以金史

參考是好義攻秦州不克而還無庸爲之諱至遇毒而死宋紀亦未嘗爲安丙諱也 癸酉安丙

般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首倡

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僞言以巨源好義爲首實則獨後

二人及獎諭誅叛詔書至河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
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
僅得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
淡慕魯仲連之高諍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
風旣又愬功於朝或謂丙曰巨源謀爲亂丙令王喜鞠
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山之長橋宋史
本紀楊巨源戰於長橋收績兩朝綱目備要同蓋丙密
皆本於安丙報疏然考金史未嘗有長橋之捷也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
灘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首不絕者踰寸遂以巨
源自殛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劒外士人張

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李壁在政府聞丙上巨源敗狀歎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

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攷異吳師道禮部集有題

跋云吳曦之誅賈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章姻族掩沒前代記職事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

雜記亦畧于巨源近有續陳均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

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概當時歸功于丙故其事不自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

狀使人憤惋按師道所云續陳均編年卽兩朝綱目備要也宋史安丙傳無貶詞楊巨源李好義傳亦不明著

其冤與兩朝備要均失事實今據吹劍錄諸書改正秋七月己卯封不儔爲嗣

濮王 庚辰金朝獻於衍慶宮 壬午金詔民間交易

典買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用錢 大旱飛蝗蔽天食

浙西豆粟皆盡乙酉下詔罪已命郡邑賑恤之 金敕
尚書省自今初受監察者令進利害帕子以待召見
甲午金左副元帥完顏匡自許州還都 八月庚戌金
割汝州襄城縣隸許州 初方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
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
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
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
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元帥崇浩出
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
有故事信孺曰咎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

屈今日可用爲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幄中
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卽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
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
興兵復讐爲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崇浩不
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
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眾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
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
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
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曦則去
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

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
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
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割地之議姑
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
固執不許崇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爲通
謝使與信孺執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崇浩
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
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
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
隕首而已會蜀兵入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

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
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
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
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
江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
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 九月庚
戌朔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崇浩卒於軍謚通敏崇浩與
布薩揆穆延斯圖資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歿臨戰易
將兵家所忌而宋人不知乘舉朝惴惴以和議得成爲
幸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壬午方信孺以忤韓侂冑

坐用私覲物擅佗大臣餽遺金將奪三官臨江軍居住
信孺三使金人雖未許卽和然書問往來亦不拒其請
信孺旣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
命栴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甲申金以
左丞布薩端爲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命完顏匡代崇浩
統師於汴晉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 乙酉
權攢成肅皇后于永阜陵 辛卯以殿前都指揮使趙
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冑問金人欲罪首
謀意懷慙憤復欲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開
督府九月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 壬寅祔成肅皇

后神主于太廟 是秋蒙古再伐西夏克幹囉該城
冬十月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
曰朕憂勤弗怠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
道屬邊臣之妄報致兵隙之遂開第惟敵人陰誘曦賊
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況
先捐四州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斂戢而還蓋爲修好之
謀所謂不遑之復無非曲爲於生民詎意復乖於所約
議稱謂而不量彼此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
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腴當知今日之師
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 辛未金陝西宣

撫使圖克坦鑑遣將攻下蘇嶺關 先是金大定中定
學校所習諸史五代竝用薛居正歐陽修新舊本十一
月癸酉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
修所撰 韓侂冑竊柄久中外交憤及妄開邊釁怨者
益眾金人來索首謀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
善密建去凶之策皇后素怨侂冑因使皇子榮王曦疏
言侂冑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
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其
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
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

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伺之乙亥侂
冑入朝至太廟前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
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
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于楊后及次山帝初無意
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自侂冑
專政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嘗鑿山爲園下瞰
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
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
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霁乞置平原王府官
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

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初侂冑爲南海尉延
一士人倫館客甚賢而文旣別音問不通侂冑當國嘗
思其人一日忽至已改名登第有年矣一見歡甚館遇
極厚嘗夜聞酒罷侂冑屏左右促膝問曰侂冑謬當國
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
復何言侂冑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
立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
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
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邇戩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
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邇之民死于殲掠內地

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獄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官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還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夏始曩日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金釋怨請和以安邇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恩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易危爲安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畱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伦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
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丁丑貶自強
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師旦伏誅周
筠杖脊刺配嶺外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諫
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 辛巳以邱宙爲資政殿學
士知建康府 貶鄧友龍南雄州安置旋徙循州 乙
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以御史中丞衛涇簽書樞密
院事 丁亥立皇子榮王曦爲皇太子夏名懌尋又夏
名詢 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傑連州竝安置籍其家貶
李壁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 金參知政事

賈鉉漏言指授事金主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
參機務補益良多不深罪也戊戌出爲安武軍節度使

十二月壬寅朔金修遼史成 癸卯以邱密爲江淮

制置大使

攷異丙朝綱目備要
倫乙巳今從宋史

以許奕爲大金通問

使 丙午金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球 己酉落葉

適寶文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泉州薛叔似福州居住

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復破隨州 庚

申金以右丞孫卽康爲左丞參知政事通吉思忠爲右

丞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爲參知政事 辛酉以錢象

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事衛湮及給事中雷孝友並參知

政事吏部尚書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冑欲納交于
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絕口不
及時事侂冑當國或勸其通問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
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甲子
太尉楊次山除開府儀同三司次山謹畏不敢以外戚
自驕人無惡之者乙丑以禮部尚書史彌遠同知樞
密院事丙寅贈呂祖儉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爲嘉定元年金山東安撫使張萬
公乞致仕許之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尋薨命依宰臣
故事賻葬謚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所薦引多

廉讓之士焉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壬申金主朝謁衍慶

宮 癸酉金以左都監完顏薩喇爲參知政事 乙亥

安丙遣兵襲鶻嶺關敗還 丙子金左司郎中劉昂等

坐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下獄孫鐸進曰昂等非敢

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金主悟乃杖而釋之 戊

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冑首于兩淮以謝天

下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攷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戊寅今從宋紀

癸未

金主如春水 丙戌葉時復請梟韓侂冑首于兩淮

金主如先春宮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權兵部

尚書倪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
必且仍蹈覆轍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
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宜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
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時方召婁機爲
吏部侍郎機還朝卽言惟至公可以服人權臣以私意
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
引私讐未復且爲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
以許奕爲大金通謝使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
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以韓侂冑冒定策功詔史官自
紹熙以來侂冑事迹悉從改正 甲寅金主如建春宮

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

庚申金諭有司曰方農

作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已巳金主還宮

是月柳州

黑風洞寇羅世傳倫亂招降之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

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

戊子復秦檜王齋贈

謚當時用事者亟欲反韓侂冑之政而不顧公議如此

王桯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

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

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桯言奏于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

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

移書金帥府諭已誅韓侂冑事桯未之知也匡問桯曰

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桡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
矣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桡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
顧笑和議始定因遣桡還已升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
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
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遂
以侂冑及師旦首付桡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及異四朝間見

錄云百官計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要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冑臭頭顧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於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文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案宋史以有傷國體之言出於倪思而聞見錄以爲出

於王介至又何足惜之言宋史倫初方信孺爲侂冑所
樓鑰蓋傳聞之異也今仍從宋史初方信孺爲侂冑所
貶至是桷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
之功信孺當其難臣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
公論所推雖讐敵不能掉也乞錄信孺功而譚其過乃
詔信孺自便尋除知韶州 庚寅金主以與宋和諭尚
書省壬辰金宰臣上表謝罪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
爲都官郎遷司封燮人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
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
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
陛下思追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

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樸直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于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符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士氣益振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諫劾變罷之提舉鴻慶宮 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

所民舍五萬八千餘家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爲姦

夏四月戊申金禘於太廟 庚戌金主如萬寧宮時蒙

古曰強特未嘗與金絕金主遂以爲北邊無事甲寅命
東北路招討使還治泰州就兼節度使其副招討仍置

于邊 丙辰贈彭龜年寶謨閣直學士落李沐寶文閣

學士尋貶信州居住 戊午再貶陳自強雷州安置籍

其家 閏月辛未置拘權安邊錢物所凡韓侂冑與它

權幸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所輸錢

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

每于此取之 金翰林侍講學士富察思忠言使宋當
慎擇人金主曰思忠所言甚當彼通謝使雖未到闕其
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夏始凡有禮數皆在奉使今既
行之遂爲永例不可不慎也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
太子侍立 辛卯以旱禱於天地宗廟社稷乙未蠲兩
浙關兩州縣貧民逋賦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
決繫囚丁酉詔求直言 五月王柁以韓侂胄蘇師旦
首至金丁未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
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
首藏軍器庫

攷異四朝聞見錄云金既受韓首諱之曰忠謬侯今從金史

遂命完顏

匡等罷兵夏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
州 金主問右司郎中王維翰曰宋人請和復能背盟
否維翰曰宋主怠於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
條其臣懲韓侂冑蘇師旦無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
北方當勞聖慮耳 辛酉賜禮部進士鄭自成以下四
百六十二人及第出身 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
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太子詹事婁機言和
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
練士卒以壯國威俄遷禮部尚書 金遣使分路捕蝗
六月金主謁謝於衍慶宮 乙亥參知政事衛涇罷

癸未金以許宋平詔中外免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
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 甲申簽書樞密院
事林大中卒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
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 丁亥金以左都監烏庫哩誼
爲御史大夫 辛卯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
辛丑詔呂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乙巳金朝獻于衍慶
宮詔頒捕蝗圖於中外 癸丑召江淮制置大使邱岳
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岳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
爲猛將以復讐 錄用趙汝愚子奉議郎知南昌縣崇
憲爲籍田令崇憲上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

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
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又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
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
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
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罔乞昭示中外使先臣
之譏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
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
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
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館考定以聞吏部尚書兼
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已而諱史尚未正崇

憲復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稿畧無
畱難今被詔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于爲
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
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

八月辛巳以禮部尚書婁機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
樓鑰簽書樞密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
年至是與機同入樞府值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
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
私恩不避嫌怨 庚寅金主如秋山 甲午發粟三十
萬石賑糶江淮流民 九月辛丑金使完顏侃喬宇入

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中書議表賀又有以此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權兵部尚書倪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以盟柰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壬子出安邊所錢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濟饑民 史彌遠漸佞威福倪思進對因言臣前日論樞臣獨班奏事恐蹈往轍宗社不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竝任宰輔以防專權之失彌遠聞而恚恨思遂求去出知鎮江府 召太學浦城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

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人之首而吾亦
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
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
吾政事今號爲夏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
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
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
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
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
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夏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
尚 召李道傳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

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
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于是皆辭不受遷著
伦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
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
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
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
天下未至之憂帝嘉納之初道傳爲蓬州學教授吳曦
黨以意脅道傳道傳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
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
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爲動 甲子金遣吏部尚書賈

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推排民戶物力 乙丑
金主還都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
爲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
機參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
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爲堯禪
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
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
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
臣僭論麻制鑄職罷之自是思不復起 詔朱熹特賜
諡令有司議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 己卯褒錄慶元

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庚辰封伯祝爲安定郡王 辛巳蔡璉除名配贑州牢城 十一月丁酉朔金初設三司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以樞密使赫舍哩子仁爲之詔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 癸卯金主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於紀綱紀綱所先賞罰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曠廢苟且成風習此爲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勗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徇情無依違而避勢一歸於正用範乃民 丁未金諭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修邊

備 金主得嗽疾頗困時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未及
乳月會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金主無嗣疏忌宗室
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攷異兩朝綱目
備要云雍之子
惟永濟在然其時世宗之子猶有越王
永功襲王永升不止衛王也今從金史朝辭之曰力疾
與之擊球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佗主人遽欲去耶李元
妃在旁謂金主曰此非輕言者乙卯金主疾革衛王未
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
守恒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
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
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金主殂于福安殿年四十一遺

詔皇叔衛王卽皇帝位且曰朕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
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皆男則擇可立者立之衛王承
詔舉哀卽皇帝位 戊午右丞相史彌遠以母憂去位

十二月戊辰左丞相錢象祖罷 庚午四川初行當

五大錢 升嘉興府爲嘉興軍節度 戊寅遣曾從龍

使金弔祭已丑遣宇文紹彭使金賀卽位 是冬蒙古

再伐托克托

舊作脫
脫今改

及庫楚類

舊作屈
律今改

汗時幹伊喇

部等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蘇兒迪實

河討默爾奇

舊作蔑里
乞今改

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庫楚

類汗奔契丹

嘉定二年

金大安元年
春正月庚子詔內外有司條

古太祖四年

陳節用事

辛丑金太史奏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

迹若赤龍

金遣費摩正來告哀 丁巳以樓鑰參知

政事御史中丞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宇文

紹節簽書院事鑰上書曰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

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比來遇盜賊竊發州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之水

旱饑饉既不能免則安保無潢池弄兵者若自此以爲

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神宗皇帝垂

意遡事廟謨浹遠乃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

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
詔以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
元豐六年河東經畧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
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邊
患止令裨將出兵掩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
之司命一有失宜眾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
持重鎮撫以靖四方雖有摧趾根本不搖若其輕出利
害甚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
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
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

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 庚申詔侍從兩省
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金遣富察
知剛來致遺畱物 壬戌金改元大安大赦天下立元
妃圖克坦氏爲皇后 二月己巳金遣使來告卽位
庚午黎州蠻蓄卜犯良溪寨官軍敗績 壬午詔會子
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丁亥罷法科
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金平章政事布薩端尚書左丞
孫卽康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
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
爲尼壬辰金主以其事詔中外尋封皇子從恪等六人

爲王 金東京畱守圖克坦鑑過闕入見金主曰卿兩
朝舊德欲用卿爲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
之遷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使 金以同知中
都路轉運使孟奎爲博州防禦使先是奎上言親民之
寄不宜輕其選今吏部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安
望其澄吏治乎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及奎泣博州
裁斷明決下令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
防吏姦州人優之 三月甲辰金羣憊天光運仁文義
武神聖英孝皇帝于道陵廟號章宗大赦以布薩端爲
右丞相 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直籍沒家財者有司

立還之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是春輝和爾

舊作畏吾
兒今改

國降于蒙古輝和爾卽唐之高昌也蒙古主

人河西夏主安全遣其太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
帥高令公克元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
復敗夏師獲其將威明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
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額克入中興招諭夏主
納女請和 夏四月戊辰放廬濠二州忠義軍歸農

金主命議黃門李新喜罪廷臣皆以爲當誅參知政事
孫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金主曰卿今日始言之何
耶鐸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左丞兼修

國史 庚辰金主下詔暴章宗元妃李氏之罪言章宗
儲嗣未立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侍御賈
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于李家取兒以入日月不偶則
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又章宗平簪或有
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佗紙木人鴛鴦符以事
魘魅致絕聖嗣今事旣發露遭大臣按問俱已款服有
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令賜自盡王盼兒李新
喜各正法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格
于遠地安置諸連坐竝依律施行賈氏亦賜自盡初完
顏匡與李氏同受遣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

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左副點檢烏庫哩慶壽
坐與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 金以皇子胙王從
恪爲左丞相布薩端爲右丞相孫卽康爲平章政事封
崇國公 戊子賜楊震仲諡曰節毅 五月丙申起復
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
令就第持服以假咨訪 丁酉以旱詔諸路監司決繫
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日愿謀爲變伏誅日愿
江西人以策干韓侂冑偕補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
冑旣誅其黨有獲罪者詞連日愿得寬免日愿不自安
潛結黨羽欲伺史彌遠起復過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

舉火爲號盡殺宰執以下官突入大內脅下詔書部分
已定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知其事投匭上變日愿磔
於市補德常爲武德郎彌遠方辭起復又別奏待罪具
言陛下昨誅元惡臣獲密贊故其餘黨切齒優詔荅之
辛丑命州縣捕蝗 是月金試宏詞科 六月辛卯
以京湖制置使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
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爲
令 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
江六州 乙丑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 九月己亥朝獻景靈

宮庚子朝嚮太廟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 是月金主

如大房山謁奠睿陵裕陵道陵 冬十月己卯金主詔

戒勵風俗 丁亥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黻忠義

人以補其闕因放黻人聚而爲盜故也

攷異宋史倫丁卯今從兩朝綱

目備要 十一月辛卯朔沔州統制張林等謀倫亂事

覺貸死除名廣南羈管 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

水利 丙申金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戊戌又

震浮山縣尤甚 金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上京等

路按察司楊雲翼之才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

翰林修撰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倫亂眾數萬

連破吉柳諸縣詔遣江鄂荆池四州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實苦乏食而江西帥急欲以買降爲功遂餽之以糧并餉以鹽賊喜謀益逞外雖送款陰治器械而主兵者夏奏授以官爵峒中義丁皆悲曰佗賊者得官赴義者殞命豈足以服人哉于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元礪及陳廷佐之徒竝起爲賊江西列城皆震丙辰知臨安府徐邦憲免以御史陳晦等論其不能區處饑民也旋命兵部尚書趙師彝代之學士蔡行之當草詔奏言師彝爲人與其行事猥耳目素具也詔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旋與行之外祠卒用師彝時師彝四

爲京尹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諡忠襄 安內遣
統領官董炤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蕃卜
復遣其子癸仲視師黎州癸仲豫檄州備船筏乾餼爲
深入計比至遣實往安靜相山川形勢實言蕃卜之礪
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銳欲進攻
癸仲大犒士眾令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合沿河諸寨
土兵千餘人甲子昧爽涉河分爲三部山高箐深積雪
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棚以俟官軍或爲所壓旣
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獵犬隨
之盡爲所掩日暮炤先遁歸實被圍數日乃得脫于是

癸仲還黎州留守安靜 乙巳賜朱熹諡曰文 乙

亥詔諸州毋糴職田租 是月金尚書令申王完顏匡

薨匡早受知於顯宗復侍章宗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

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官口地土匡乃自占

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

章宗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園場地

奉聖州在官閒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及金主

立復專定策功故金主優禮之 金進封越王永功爲

譙王 金布薩端進左丞相以右丞通吉思忠爲平章

政事以御史大夫張行簡爲太子太保召知興中府事

完顏承暉爲御史大夫知臨潢府事完顏承裕爲御史
中丞初蒙古主入貢於金金主時爲衛王章宗使受
貢於靜州蒙古主見衛王不爲禮衛王欲請兵攻之會
章宗殂金主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
金使曰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
我謂中原皇帝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
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奏金主益怒欲俟蒙古主再入
貢就進場殺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攻
兩朝綱目備要允濟遣孤分屯山後欲襲殺特穆津然
後引兵渡入會金之紮軍有誚蒙古告其事者蒙古遣
人伺之得實遂還延不進然考金史
未嘗有屯兵山後之事也今從元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賜王公大臣各賜錢萬緡以賑饑
賜王公大臣各賜錢萬緡以賑饑
賜王公大臣各賜錢萬緡以賑饑
賜王公大臣各賜錢萬緡以賑饑
賜王公大臣各賜錢萬緡以賑饑

宋紀一百五十九

起上章敦非正月盡昭陽
倫聖八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嘉定三年

金大安二年蒙
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金太史奏曰

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

丈没于蜀中至地復起光燄如火 甲辰下詔招諭羣

盜復詔戒監司守令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

良可哀痛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悉朕志其能案發

而無拘攣與撫字而無刻薄與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忍爲盜賊之歸也 金左丞孫鐸以議鈔法不合降濬州防禦使猶以前論李新喜忤旨故也 二月辛酉黎州蠻自艮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塋子城炤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河岸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會剿炤恐分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炤移泊薑地寨夜賊潛益兵詰朝再戰炤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安癸仲旋還眉州 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興府督捕峒寇 是月金以禮部侍郎耿端義參知政事 金地大

震 三月己亥以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知潭州督捕
峒寇 庚子賜彭龜年諡曰忠肅 甲寅誅楚州渠賊
胡海 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 夏四月癸亥
峒寇李元礪僞請降以書辭侮嫚不許元礪遂犯南雄
州官軍大敗 戊辰出內庫錢賑行在軍民 是月金
主命校大金儀禮會徐邳二州奏河清五百餘里金主
以告宗廟社稷詔中外臨洮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
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
靜者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
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

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
欲誅之又慮絕言路乃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五月乙

未淮東賊悉平詔完恤殘破州縣 甲辰以去歲旱蝗

百官應詔封事命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沿海

諸州督捕海寇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

忠勇軍爲御前忠勇軍 癸丑以久雨發豐儲倉米賑

貧民 是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蔡元定

迪功郎 〔攷異〕元定之贈薛氏通鑑倫 六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 〔攷異〕金史本紀不書是月日會而書十二月辛酉朔日會宋史本紀書是月日會而不書十二月

月文獻通考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俱與宋史本紀同按是年六月丁巳朔則十二月不應有辛酉朔也金

史衛紹王紀由掇拾而成當
係記憶之誤耳今從宋史

丙寅金地震 己卯封

楊次山爲永陽郡王 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
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 是月李元礪犯江西池州副
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
彥約又與賊戰爲賊所敗賊勢益熾江西帥李珣遣使
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非吾
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
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珣等曰幹辦議是誰可行
者璠請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
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于是旁

峒頗有慕義而起者 金大旱金主下詔罪已賑貧民
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兩路雜犯死者減一等徒以下
免 秋七月辛卯申嚴圍田增廣之禁 癸卯定南班
宗室爲三十員 是月金地震後累月皆震 八月乙
丑金立皇子胙王從恪爲皇太子 是月臨安府蝗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
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遂侵葭
州金慶善努舊作慶山
奴今改擊卻之 九月丙戌朔詔三衙
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
制置總領劾之 金主以地大震詔求直言招勇敢撫

流亡 先是金納哈塔邁珠

舊倫納哈買住今改

守北鄙知蒙古

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無釁何能入

犯邁珠曰近見其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

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憖民力也非圖我而何

金主以爲擅生邊隙囚之會邊將築烏舍堡

舊倫烏沙堡今改

欲以逼蒙古主命哲伯

舊倫遮別今改

襲殺其眾遂畧地

而東金承平日久驟聞蒙古用兵人情恒懼流言四起

丙午中都戒嚴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旣而

知蒙古未嘗大舉始解嚴旋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制 十一月乙巳

議收浮鹽 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詔以重賞募人討之 金同知興中府事伊喇福僧督民繕城濬隍先事爲守禦之備百姓頗怨頃之蒙古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豫修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爲及蒙古兵至亦以有備引還 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丙寅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時四州兵討元礪者皆失利王居安以書曉許俊曰賊勝則民皆

爲賊官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皆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爲山賊所挫可乎俊得書惶恐乃爲之盡力敗賊于黃山賊始懼走韶州居安駐軍廬陵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勇健趨捷陟降險阻如猿猱若鈔吾糧運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而實陰與元礪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練木橋賊首李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鬪羅李乃令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貰爾之罪元礪從其言居安賞元礪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礪之貳已遂交惡元礪率眾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之

功矣世傳嗾才全之黨襲元礪巢穴俘其孥元礪無所
歸世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峒寇悉平 臨安尹趙師

彝擅撻武學生爲諸生所訟史彌遠頗右之諸生益不
平乃追列其諂附韓侂冑事詆以醜語師彝不自安疏
言陛下以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今臣未能調劑乞
解職許之侂冑之啟釁也師彝度其必召禍每持異論
遂與侂冑絕侂冑誅其黨多坐謫師彝獲免至是始罷
攷異水心集撰趙師彝墓志銘云韓侂冑將北伐公還
至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爲
憂侂冑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冑所公
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冑大駭明年再爲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對客說過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冑愈怒自
是與公絕矣按師彝詔侂冑志銘爲之諱言然宋史全

文兩朝綱目備要具載諸生醜詆之詞在諸
小選一時之忿未必言皆覈實也今酌書之 辛巳黎

州蠻請降 是歲臨安紹興嚴衢大水賑之仍蠲其賦

金大饑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蒙
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乙酉朔馬湖蠻攻嘉

定犍爲之利店寨馬湖蠻者西爨昆明之別種也始欲

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

攻利店知寨保義郎段松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

或逃蠻遂圍之寨地勢窪蠻乘高投木石擊之眾莫能

抗已丑蠻以雲梯登城松力戰無援被執齮割死安撫

使許奕調兵援之蠻已焚掠而去 丙午詔湖南江西

諸州縣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攷縣令安集之實第其
能否以聞 西域哈喇嚕部降于蒙古 二月壬戌授

羅世傳武翼郎閤門祇候旋賜黑風峒名效忠賜以銅

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爲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世傳疑不出 蒙古伐金時金將鼎蘇舊倫定薛

改今擁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

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

樂豐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爲御帳前首千戶金人復築

烏舍堡伊喇尼爾舊倫移刺涅兒今改故遼人也金召爲參議

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讎

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
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爲霸州元帥 閏
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恤之令及發盜不即捕者重
罪之 三月丙子河州將劉世雄等謀據仙人原倫亂
伏誅 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
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
居二千餘家 金中都大悲閣災延及民居 金括民
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金平章政事孫即康致仕尋
卒金以御史中丞完顏承裕爲參知政事 夏四月甲
申禁福建兩浙州縣科折鹽酒 國子司業劉燾請開

偽學禁 已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

秋稅 金主聞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釋納哈塔邁珠

之囚令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

舊倫粘合打今改

請和於

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

即獨吉遷

嘉努舊倫獨吉千家奴

參知政事完顏承裕

即呼實舊倫胡沙

行省事於

撫州西京畱守赫舍哩執中

即呼沙呼舊倫胡沙虎

行樞密院事

以備邊

金以參知政事鄂屯忠孝

鄂屯舊倫奧屯今改

爲右丞

戶部尚書梁鏗爲參知政事

金主集三品以上官議

兵事相持莫決尚書令史李英上疏言珠赫呼果勒齊

舊倫术虎高琪今改

穆延盡忠

穆延舊倫抹撚今改

等先朝嘗任使可與商

畧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浹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是月四川制置大使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命成都路提刑李璫保州路安撫許奕共領之先是安丙議發兵討蠻璫以爲然奕謂曠日持久不如招降議久不決會叙州獲蠻人數十鞠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祇三人奕榜境上諭蠻人能

以利店所掠人口來歸卽釋此三人又遣謀入蠻中怵以利害蠻人請如約未幾中悔重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人悚懼尋知爲揚聲紿已蠻人益無所憚 五月乙亥賜禮部進士趙建大以下四百六十五人及第出身 六月丁亥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辛丑夏定四川諸軍軍額 壬寅金夏定軍前賞罰格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叙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夏國主安全卒年四十二謚爲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

乎大都督府主遵項立改元光定 先是金遣耶律阿

哈

舊倫阿海今改

使於北部阿哈見蒙古主姿貌異常歸心焉

陰輸以國事阿哈善騎射通諸國語蒙古主褒之問曰

汝有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未幾偕其弟

圖哈

舊倫禿花今改

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參預機謀

金人訝其使久不還繫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

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畧地以阿哈爲先鋒

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繕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哲

伯遣阿哈以輕兵奄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

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軍降于蒙古蒙古

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舍哩執中等懼率麾下

百騎棄城突圍走

致異大金國志宋史全文俱云執中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

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按執中在章宗時已形跋扈非至是始不

肯力戰且此時亦未嘗罷職也今從金史改正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

大敗追至翠屏山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界土豪

請以土兵爲前鋒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

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

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

南行蒙古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

宣德蒙古穆呼哩

舊俗木華黎今改

乘勝進薄宣德遂克德興

九月辛酉馬湖蠻復寇邕先是蠻人以黃紙佗牒移
嘉州其語殊倨安邊司俾寨官卻之既而提刑司令寨
官諭以先歸所掠蠻人語益嫚遂犯叙州至宣化之二
十里李璣怒守臣史師道文報稽遲劾之鐫二級罷歸
乙亥羅世傳爲其徒胡有功所殺詔以世傳官授之
峒寇爲患三年至是平人皆相慶丁丑詔附會開邊
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 蒙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
顏福壽棄關遁哲伯遂入關攷異元兵入居庸關兩朝
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
嘉定年卽金之崇慶元年蓋敵國傳 金中都戒嚴禁男
聞客有不實也今參用金史元史
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

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戰蒙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蒙古懼遂襲羣牧監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郭寶玉既以軍降穆呼哩引之見蒙古主問取中原之策寶玉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蒙古主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

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所陳也 冬十

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時和議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

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荆門有

東西兩山最爲險要乃築堡于其上增戍兵以遏敵衝

又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日夜爲嚴備 金命泰州

刺史珠赫呀果勒齊屯兵通元門外金主自出巡撫諸

軍未幾罷宣德行省升縉山縣爲鎮州以果勒齊爲防

禦使權元帥右都監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會之

攷異金史

不書今從宋史書之

先是金上京留守圖克坦鑑上言自國家

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
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亾失參
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
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
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
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鎰乃遣同知烏克遜鄂
屯舊倫烏古孫
元屯今改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
丞相 金簽中都在城軍 金殺河南陳言人郝贊
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舊倫赤
赤今改察罕台舊倫察合
台今改諤格

德依舊倫高閣台今改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于是德

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

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逾遼河西南抵忻代無不殘破

金赫舍哩執中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

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

冰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執中盡無

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媽

川執中不悅金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

承裕坐覆全軍思忠除名承裕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

攷異金史承裕傳倫衛紹王薄其罪除名而已本紀倫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與傳文異今從紀將士

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
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
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
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
薄中都詔招鐵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俗唐括
今改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金
主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
慮者屯聚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金主信之安
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
大擾 夏人數擾邠岐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

事韓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

與夏人戰敗之

攷異歸潛志倫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華亭疑華州之訛然金史韓玉傳未

言其地也

時夏兵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

至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金主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府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中都被圍謀舉兵入授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縣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私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靈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

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公直軍行有日有違約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因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殺之公直曾爲書約王王不預知其書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王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卽實其罪王囚死於華州致異中州集王死於華州郡學與金史同歸潛志云收鞠死獄中士大夫憤懣與金史異今酌書之十二月辛巳奉議郎張鉉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鉉俊之孫也初史彌遠欲去韓侂胄鉉預其謀方議所以處侂胄鉉曰殺之足矣彌遠語人曰眞將種也心忌之至是乃構以罪 癸未以會子折閱不

行道官體訪江浙諸州 著伦佐郎眞德秀輪對因論
災異曰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
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
足以觀威格之誠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夫宮
庭屋漏之遽起居動伦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
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無怠則
將不待善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
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竝竭如人久病甫瘳而血氣
未平筋骨猶憊藥收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
忘矜恤之念也聞者內廷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

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禴禱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浹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古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著伦郎李道傳奏言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又言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請于朝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從祀孔子

之廟渾熙中學官魏挾之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願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雋而它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挾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金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金主命太子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布薩端宿禁中議軍事旋出端爲南京留守 是冬蒙古主駐金之北境是歲金賀瑞慶節使不至

嘉定五年

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

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

浙倍役法著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壯 是月

金改元崇慶 金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請還軍屯南

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蒙古兵來必不能支一身

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

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

古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取撫州金命招討使赫舍

哩糾堅

舊倫紇石烈九斤今改

監軍完顏萬努

舊倫萬奴今改

等援之或

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得賜其下馬牧於野

宜乘其不備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

為計萬全乃遣其麾下舒穆魯舊倫石抹今改明安曰汝嘗使

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

明安至蒙古軍中如糾堅所教俄請降蒙古主命縛以

俟陳於獯兒背時金兵三十萬號四十萬蒙古穆呼哩

曰彼眾我寡弗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

呼陷陳蒙古主麾諸軍竝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

百里攷異徐氏後編以完顏糾堅之敗及明安降於蒙古為辛未年事又以赫舍哩糾堅之敗為王申年

事今參考元史紀傳定倫王申蒙古主召明安詰之曰爾何先冒而後

降也明安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為糾堅所使恐其見疑

故如所言不爾何由曉奉天顏蒙古主善其言釋之使

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蒙古主欲休兵於
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
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
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
神速豈宜猶豫蒙古主然之卽命明安引兵而南 蒙
古兵圍威寧金防城千戶劉伯林踰城詣軍門請降蒙
古主許之遣還卽以城降伯林善騎射爲蒙古主所喜
問在金國居何官對曰都提控卽授以元職命選士卒
爲一軍與鄉導圖哈舊倫禿懷卽禿懷今改同征討招降山後諸
州攷異元史本紀以劉伯林來降在辛未歲今從劉伯林傳二月壬午罷兩淮軍

興以來僭補官

詔成都路帥臣兼領叙州兵事 三

月庚戌馬湖蠻酋米在請降先是四川制置大使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制劉雄等將西兵土人自嘉叙二州竝進又遣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叙州節制之官軍入蠻境方戰有土丁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國堅不肯降因在峻灘中官軍不能至安丙聞之遺書李璣曰但聲言伐木造大舟進攻水國則蠻自降矣從之米在果請降令其徒數十詣寨納款安邊司厚犒之米在以墮馬爲詞終不出戊辰以久雨詔大理三衛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

金大旱 金以御史大夫完顏承暉爲參知政事以參

知政事孟鑄爲御史中丞時駙馬都尉國克坦穆延

舊

徒單沒撚亦與其父知大興府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

作沒烈今改

承暉面質其非金主不問南平益貴顯用事勢傾中外

遣所親誘治中李革以進取革拒之 金冊李遵頊爲

夏國王夏人旋攻葭州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

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

人從僞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五月庚午詔諸路

坑冶以通判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

晃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照因襲

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 金武安軍
節度使致仕賈鉉起復參知政事以完顏承暉爲左丞
金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
陝西馬以南京畱守布薩端爲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
軍馬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遼東
招撫副使伊喇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金
主優詔獎諭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戊辰以雷雨壞太廟
屋避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
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

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間焉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而上下恬然若不知間故相距纔九日而雷霆之變佗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惓惓也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浚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八月甲戌朔命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

者罪之 金主以有兵事罷萬秋節之宴 蒙古圍金

西京元帥左都監鄂屯襄鄂屯舊倫與屯今改率師來援蒙古主

遣兵誘之密谷口攷異金史鄂屯襄傳倫逆擊之一軍

盡殪襄僅以身免蒙古主復攻西京中流矢乃解圍去

遣薩已勒舊倫扎入見今改使於金金人不禮之既而悔之議

通和未決舒穆魯額森舊倫石抹也先今改言於蒙古主曰東京

爲金根本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蒙古主然

之額森故遼人世爲后族遼亡其祖率部落遠徙額森

年十歲從其父問遼爲金滅之事卽大憤曰兒能復之

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

徵爲奚部長卽讓其兄遂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至是歸於蒙古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巳酉有司上續中興禮書 辛未罷沿海諸州海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腳井鹽先是石腳井鹽已閉民有犯法私煉者制置大使安丙因復榷之然鹽旣苦惡率以抑售土人而私販肆行民間不以爲便 蒙古察罕攻克金奉聖州 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可爲將帥者安撫提刑司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金曲赦西京遼東北京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辛酉朝享太廟壬戌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金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

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灾 十二月丁丑再蠲濠州租

稅一年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蠲

其橫增之數 甲申蒙古左帥哲伯攻金東京不拔卽

引去獲金使者遣往諭之部將索濟倫布哈

舊倫梨直
屬魯華今

改曰東京金舊都備嚴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計破之

可也請易服與其使偕往說之彼將不疑俟其門開繼

以大軍赴之則可克矣如其言夜襲克之

攷異元史索
濟倫布哈傳

以謀破東京爲辛未年事据元史本紀參
考金史則東京之破在壬申歲也今改正金主聞撫桓

等州俱失始思圖克坦鑑之言嘆曰早從丞相之言不

至是繼聞東京不守語近臣曰我見丞相恥哉 是冬

收兌舊會子從湖廣總領王釜之請也 國子司業劉
燾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註立學從之燾又言兩淮之
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
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
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
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
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
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聯
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爲一團里爲一社建其長立其
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

祭酒 先是遼人耶律瑠格

舊作哥今改金史作移刺哥今從元史

仕

金爲北邊千戶及蒙古主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它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直戶夾居防之瑠格不自安是歲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瑠格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眾至十餘萬推瑠格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蒙古主命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瑠格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逗畱于此按陳曰我奉命討女直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爲信瑠格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

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金
遣完顏承裕帥軍六十萬號百萬攻瑠格聲言得瑠格
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
戶瑠格度不能敵告急于蒙古蒙古主命按陳孛都歡
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瑠格與金兵對陳于迪吉諾爾瑠
格以姪安努爲先鋒橫衝承裕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
獻蒙古主召按陳還而以楚特格副瑠格屯其地

嘉定六年

金至寧元年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春正月甲午簽書樞密

院事宇文紹節卒諡忠惠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

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有司

進吏部條法總類

乙未詔宗室毋得與胥吏通姻著

爲令 金知大名府烏古論誼謀不軌伏誅 三月癸

亥參知政事樓鑰罷

太陰太白與日竝行相去尺餘

攷異宋史不書
今據金史書之

是春耶律瑨格自立爲遼王改元元

統 金以完顏弼爲元帥左監軍并禦遼東弼請自募

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

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金主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

言京師有急何耶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

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姻親俱

可恃也時提點內侍局駙馬都尉圖克坦穆延侍側弼

意譏之金主怒甚顧謂穆延曰何不叱去穆延乃引弼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雲內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發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人不與 五月癸亥流星晝隕 丁卯以不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戊辰修慶元以來寬恤詔令 是月金改元至寧陝西大旱 初金主將召赫舍哩執中至中郤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執中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骹法行事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遏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

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行信行簡之弟也丞相圖克坦鑑亦以執中不可用參知政事梁鏜亦言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金主尋詔給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曰伏聞以執中老臣欲起用之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旣知之矣今又用之無乃不可乎乃寢其命至是復用爲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五千人屯通元門外六月丁丑遣董居諒賀金主生辰會金國亂不至而還丁亥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丙辰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爲將帥者二

三人 是月金以戶部尚書胥鼎刑部王維爲參知政事 夏人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秋七月金命左

丞完顏綱行省於縉山丞相圖克坦鑑使人謂綱曰果

勒齊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

若益兵爲使綱旣行鑑復使人止之曰果勒齊措畫已

定彼之功卽行省之功也綱不從攷異金史衛紹王紀完顏綱傳俱以綱之

將兵備邊行省於縉山爲八月事然考元史縉山之敗在七月則綱之受命非八月矣今從元史 蒙

古兵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圖壘舊倫拖駙馬齊雷今改

奇舊倫赤駙今改先登拔之蒙古主進至懷來金副統軍王機

守隘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完顏綱果赫呀果勒齊復以

師拒戰於綽山蒙古兵擊敗之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
勝至北口王楫旣見執將就戮神色不變蒙古主問之
曰汝曷敢抗我師獨不懼死乎楫曰吾以布衣蒙恩誓
捐軀報國今旣債軍得死爲幸蒙古主義而釋之授都
統佩以金符令招集山西潰兵楫號縣人也 金人恃
居庸之塞冶鐵銅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蒙
古兵距關百餘里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
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
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蒙古主畱克特卜齊舊作
可忒
薄利與金軍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伯潛發令薩巴勒
今改

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荆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蒙古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蒙古主納之進拔涿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舊倫訛魯不見今改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攷異金史史衛紹王紀不載七月交兵之事兩朝綱目備要載至寧元年秋七月蒙古兵復至山後與元史太祖紀合今從之備要又云都元帥福興迎戰而敗據金史承暉傳是年未嘗迎戰而敗蓋因完顏綱之敗而誤以此為承暉也元史云趙彖鹿西京留守呼沙呼遁去然此時執中未嘗守涿鹿蓋因珠勒齊之敗而誤以

為執中也今酌書之 八月己巳朔詔諸路監司帥臣舉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絕績用章著者 庚午知思

州田宗範謀倫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金右

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與其黨完顏綽諾舊倫驤奴今改富察祿

錦舊倫蒲察六斤今改烏庫哩道喇舊倫烏古論奪利今改等謀倫亂會金

主以蒙古兵日近而執中曰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

之使者至執中方飼鵝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

坦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穆延謀反奉詔入討攷異大金國志

云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衛王之意沮格軍賞眾其怨

之執中因人心之憤回軍以誅南平為名按南平怙寵

用事金史亦言之至執中之反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

僭以為名非因眾怨也今不取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屯城北執中以好語招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元門

入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勒達至北關已接

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行至廣陽門執中手槍刺殺之并殺穆延符寶祇候善延舊作善陽今改護衛十夫長完顏實古訥聞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門閉金主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護衛色埒奇爾舊作烈今改開門納之執中進至大安殿金主遙呼曰聖主令臣何往執中曰歸舊邸耳金主退入後宮執中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夜召聲妓與其黨會飲明日

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執中欲封拜其黨令黃門入宮

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

沙呼

舊倫胡沙
虎今改

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

上且不保何有一璽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

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

璽耶我可死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執中卒取

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召孟鑄張行信至大興府

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對執中乃遣

之出曰且須後命丞相圖克坦鑑時以墜馬傷足在告

間難佗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

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間巷鑑乃還第執中欲僭位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執中乃止以鑑人望乃詣鑑訪之鑑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攸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執中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在外執中使綱子安和佗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旋押至市口數以矢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銘等迎昇王從嘉子彰德甲辰至中都卽皇帝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元帥封澤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